

青年文藝



121

家

茗柯

××中學放了暑假，伯勳趁着快船（航行於內河的兩頭尖式的輕便班船）回家了。

下午四點船靠了碼頭。由碼頭到家很近，伯勳提着一個小提箱走回家去，行李網籃放在船上。

村上來了個少年，上身是白襯衫，下身是短運動褲，腳上是蹣跚的球鞋，皮鞋，破舊式的白帽斜頂在頭上，鼻上架着付眼鏡。少年已離家一年了，身材高了些，面目俊俏，服裝又改變了，無怪乎村裏人都拿着驚奇的目光看他，誰也不敢相信這就是吳老爹的兒子伯勳。

伯勳匆匆地向家裏跑，進了場角，一個七八歲活潑的女孩兒跳出來張望。

「瑞妹！我回來了，爹和媽在家嗎？」

女孩兒烏溜溜的眼睛釘在客人身上，這不是他簡單的腦

筋中所記憶的哥哥了。

「我是你哥哥瑞妹！你不認識了嗎？」

「勳哥！勳哥！哥哥回來了！」她跳過來拉着伯勳的手，爹和媽在田裏除棉草，我去喊，好不好，勳哥！」不等伯勳答應，她連跑帶跳地到屋後田裏去了，伯勳在場上躊躇着。

爹聽見兒子回來了，撒了禾鋤向家跑。媽腳小，一頓一頓的，脚步快得使人看了要眼花，身子重心移向前方，兩手像划水的槳。爹也拾起水烟袋，步調也不像看了半死不活的田禾而歇息時的頹唐了。

「媽！我回來了！」伯勳笑迎着。

媽眯着眼睛睜不開：「你回來了，我這幾天早啊晚的儘是打噴嚏，早就和你爹猜定了。」

「坐船的坐車的？」爹問。

「快船！」

伯勳進屋時，啊！屋簷變矮了，要碰頭。屋裏的木桌子、粗板

凳、木面盆、缸、雜亂得很，地上也髒，他眉頭不禁一皺。

夢脫去小衫，露出紅黑的身上，祇穿着一條有補釘的藍布褲，褲管捲過了膝彎，赤着腳，坐下來抽水烟。

「熱衫兒脫脫！」夢笑着說。

「不光着身子不合新生活運動！夢最好也穿上！」

「哈哈！你怕什麼？什麼新生活舊生活，夢話！快脫着涼涼吧！」

吧！

媽也解下頭上的包布，抖抖衣服，問長問短。伯勳看着夢媽兩付羞相，真有點礙眼。

「伯勳！你去年回來不是穿的大褂嗎？今年又穿這個了。不怪，個兒長大了，那件綢的短了吧？」

「這個好，又涼爽，又便當，大褂拖泥帶水，真討厭。」

「行李在船上嗎？比去年添重了多少？我挑去。」夢說。

「何必夢自己去呢？回頭我差個船夫送回來得了。」往年

都是夢挑的，但是，自己是先生，夢是挑夫，太不體面了，他還在懷

悔往年不該讓夢挑。所以這次當然不再勞夢的駕了。

「伯勳！你餓了吧？我做飯去。伯勳！行李不要忙啦！」媽說

着，向廚房去了。

瑞妹拉着哥哥到堂屋、廂屋、牛棚，指這說那：「綠缸是才買

的；老黃牛是和李欄眼兒換的，幾乎打了場架……」手舞足蹈，

說得真高興。

伯勳抬頭看着房屋，草屋簷或長或短，參差不齊，屋上壓草

的繩網被鴿子抓亂了，今年又沒換新草，亂蓬蓬的。屋既矮，又沒

屋脊，兩山頭也圓圓的沒稜角，東一間西一間，倒像一堆龜殼散

置在地上。牛糞狗屎散布在禾場屋角，臭味四溢。牆上全是黏着

飛蟲的蜘蛛網，一大意，蛛網就蒙在頭上，臉上。

他踱到歷年暑假所睡的房间，黑壓壓的，灰土盈寸。一張木

牀，一張搖撼的方桌，兩個長方凳，擺在牀旁。壁上掛着幾把拔棉

稽的鐵鉤，一付舊犁。泥牆上安着個木格的窗，糊的紙已破了一

些，亮光偷射了進來。

「如何住下去呢？」這一切都是他昔日優美的樂園，他在

小時不是也如瑞妹一樣的陶醉於這樂園的嗎？他反問自己。

「不錯，我大了，我讀了書了，我進化了，我了解了物質的享

受了，這種家庭是不合新生活的。」真的一事一物都似乎向着

他冷笑：「你還需要我嗎？我不配！我不配！我只配給你爹媽使，用！」

他默然，似乎有所悔悟，又有點憤恨。

「伯勳！吃飯了！」

走進廚房，桌上擺着四個熱騰騰的菜，尖尖的一碗飯。

「快吃！不要涼了！」媽催他。

伯勳懶懶地提起筷子，筷子刺手，托起藍粗花飯碗，他一驚，

飯碗真有三斤重；挾了片紅燒肉嗅了嗅，不耐煩地送回碗裏，油

炸豆腐有點黏性，魚又生了白芒，他眉頭鎖了起來，側着頭，繃回

了筷子。

「怎麼不吃？餓得很了？菜船是不？菜都是替公公做過年的供菜，燉過幾次了。你往年回來總是吃的這個，亂吞亂嚼，好像幾天沒吃飯。」媽的眼仍是咪咪地。

伯勳像沒有聽見，索性放下筷子，摸摸頭，撻撻胸，苦起了臉：

「有點暈船，真吃不下飯了。」他啞笑了一聲。

「少吃點，癡孩子！餓了一天！」媽笑罵。

「不吃！收拾了吧！他揮着手，和命令校役一樣。」

「也好，等會兒再熱給你吃吧！你睡一睡，乏了！」媽仍是笑着，忙着收拾碗，扶桌，腳跟跑着冬冬響，屋裏隨着起了旋風。

伯勳默默地從皮箱中抽出條西服褲穿上，斜戴起帽子。

「你上船嗎？好！決計我挑行李，船夫送要給酒錢。」夢把扁擔和繩已預備好了。

「不要！無論如何不要！你家裏息好！」伯勳竭力搖搖。

「你怕我担不動？這點點兒老骨頭還擔得起哩！我去挑！你放心吧！伯勳！」夢手膀一伸，真有股神氣。

「誰說夢沒氣力？只是你去挑行李，人家要笑話的！」他看着夢手裏的扁擔和繩，面色板板的，很嚴肅。夢不知怎麼說好，有點沒趣。

伯勳昂然獨自走了。先在鎮上萬宜樓吃了蟹黃包子和一碗三絲麵，到船上令個船夫挑行李挑回來。

一八

「爹！給一塊錢我給船錢吧！我的已經用完了！」

「何消一塊錢！往年不是二千錢，酒錢在內！」

「不有限的事。爹不常說：『行船打鐵磨豆腐，天下三件苦事。』多給他點也不爲過呀！」

媽可忍不住了：「伯勳！你怎麼照也算不來，多給一千一哩，給他們買乖！」

「你們不知道，船上讓我坐的好輪位，旁人擠得緊緊的，冒汗，我這邊可躺可坐，又有茶喝，不該多給點嗎？」

夢沒法，在房裏摸索了半晌，從錢櫃裏掏出塊錢來，由伯勳交給船夫。船夫側着頭看銀色，夢媽的目光也被這圓東西吸住，死釘在船夫掌心。

「謝謝！老先生老太太！下回去還坐我的船！先生！」夢媽聽了這聲稱呼，臉上熱烘烘的。

這聲稱呼，臉上熱烘烘的。

瑞妹翻弄着行李網籃，伯勳垂着頭，鎖着眉在屋裏來回踱着；爹和媽暗地裏取着嘴自語。

皮鞋聲響得很有規律，但也不及踏在地板或磚地上那樣清脆可聽了。

留級

江蘇上海中學 潘星耀

「先生，先生，老西門到了，在什麼地方停下？」

「唔，唔，老西門麼……」話，右手轉灣第二家——門前扯國

族的就是！

他的思路給車夫打斷了。在一個鐘頭的人力車上，他並沒休息過，也沒有瀏覽過街頭的景色。他的思潮起落着，比他坐的車子跑得快，也比什麼東西都跑得快。他想起了上學期大考時的窘態，在家裏接到報告單時難為情的樣子，以及父母親不愉快的臉色——但父親待他並不減平時的和善，對於他這次的留級，父親一點也沒有責備，僅僅說：「怎麼會留級呢？自己太不用功了吧！」此外一句話也沒有講。但在他，這幾句話比什麼責備都厲害，淚珠不自禁地奪眶而出了，他整整地哭了二個鐘頭。後來還是全靠母親費了許多精力勸住的。

現在學校將到了，他的新生活又將開始了，他將怎樣應付這新的環境呢？

「努力！努力……」他在人力車上挺了挺胸，緊握了拳頭，祇顧在大腿上擡：「再留級時有什麼臉可回家……努力……一百個努力……」他頓時覺得勇氣百倍。車子在校門口停下，付了錢，大踏步地跨進校門。

是在第一次月考的前兩天——星期六下午。

這天真是好天氣，有一點微風，吹在臉上同母親的撫摩一般舒適，太陽和煦地晒在這個人身上。人們這樣想：假使在外邊散散步，是多麼愉快的事！

他獨個子坐在自修室裏，書桌上躺滿了書籍，他打書櫃裏抽出一本來——是英文。於是他用兩手支持了頭，聚精隨神地注視着書本，他用心讀着書，但是書上的文字却不同他發生關係，好在他眼前跳動着，一個二個……都跳過去了。在讀完一頁的時候，他也起過回想：「這一篇講的什麼東西？」但總覺茫然機械地讀完一頁，二頁，三頁……他的腦子遲鈍了，眼皮也厚重起來，貼在手臂上，終於睡着了。

「丫——」他被開門聲驚醒後，趕忙坐直了身體，同時用手搓了搓眼睛。

「好功用——打籃球去，這樣好的天氣！」進來的同學對他，同時自顧自的在換球衣。

「好——的，不功課還沒有溫好！」

「不要性急，溫課還早。」

但他到底回絕了他的同學。同學走後，他又將頭埋在本裏。

現在他不感到疲倦了。照理說，他滿可以平心靜氣的溫書。可是並不，他的腦子給另一樣東西佔據了，那就是籃球場。他似乎看見老吳——剛才招呼他出去玩的同學——拍着球在走，對面有同學喊着：「老吳派司呀！」等球再到老吳手中時，人已近了球門，于是那球就打老吳手中跳入籃裏落下。

但當他發現自己在藍牢似的自修室裏，面前躺着一本英

文的時候，他又將頭偏下了些，囁囁地嘆息一聲「唉！」

他給同樣的思潮擾亂了三四次，終于憤然地站了起來，喃喃地罵道：「討厭的勞什子！悔不跟老吳玩去倒好！」

等另一個同學來約他的時候，他很很快地合攏了書，隨同學到籃球場。

他回到宿舍裏，剛巧吹晚飯號。晚飯後洗了一次浴，整理了一會兒東西，才有閒暇坐下來，想掀開書來讀時，突然火熄了——原來時間已到了九點半。

他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再也睡不着。日間的快樂，已成了過去的陳跡；現在留在他腦海裏的，祇是恐怖憂慮！後天就要考試了，他將怎樣應付這難關呢？他惱恨自己平時不用功，埋怨自己不好好地利用這一個下午，却把寶貴的時間消耗在遊戲裏！他用手抓著頭髮，用拳捶著頭顱，最後他嚶嚶地哭了。漸漸地他困了疲倦而入丁夢鄉。

他似乎又坐在家裏，學校裏寄來了報告單，評語上有「留級」二字。父親是冷冷地板著臉，母親的臉上沒有笑容。

「不要讀書了，讓他到洋貨店裏學生意去吧！」父親慢吞吞地說。他不肯，抵死坐在家裏。忽然從斜次裏重出二個人來，拖著他向門外就跑，他急得「哇」的大哭起來。醒轉來時，枕頭完全給淚水溼透了，而額上有二條淚痕。

這時東方呈著乳白色。

席老兒

衛餘

去年秋天，我在一處濱海的鎮上教書。在那裏，每天跟著孩子們玩，興趣很佳；不過教書究屬是磨人志氣的生活，我不敢再嘗試下去，所以就那麼匆匆地離開了那一羣可愛的孩子。

可是孩子們的聰明，活潑，天真，仍然使我忘不掉他們，還使我常常惦記著的，是那位病死的敲鐘的席老兒。

席老兒很瘦，瘦得只剩了一副骨頭，乾癟而焦黑的皮膚上看不出有一點血色，頭上稀疏的白髮，告訴我們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走起路來已經有些跟踉跄跄，然而他那雙凹進去的眼晴，還能炯炯地發光，表示他精神還異常剛滿。

他在那小學校裏敲鐘，已經有了十六年，十六年是一條長長的路途，在這長長的時間裏，他非常勤謹，忠誠。據那裏的人說，他手裏已積蓄了千把塊錢，他拿出一些借給人，取的利息非常低微，所以人家一提起席老兒，都會吐出一「好人呵！」三個字來。

在校裏，他除了敲鐘，每天清早還得生茶爐，給先生們泡茶，打臉水；他能用一隻手從那高的爐灶上提起一大壺熱開水來，看那壺的重量，也得有二十多斤，但他却非常慣熟地提上提下。上課前，一羣孩子圍在廚房門口的大缸邊向他買點心。下午，他坐在膳堂裏擦洋燈罩，將要西沉的太陽光，紅紅地照在他臉上，

他很安閒地擲着偶爾也會抬起頭來瞧瞧天上的雲霞，或向飛過的羣鴉瞥一眼。到了夜裏，他又忙着替先生們打水洗腳。一天的生活是那麼刻板地忙個不歇，但他却用那踉蹌的步子和安閒的態度把一天的工作處理得井然有序。

真的，席老兒的確是校裏一位忠誠的「好人」。

他有一個家，那是一個低矮的草屋，離同學校很近，但他却不常回去，那間房子終年是反鎖着的；他沒有女人，女人死得很早，提起女人他不悲傷，悲傷的是他底一個四年前死去的兒子和新近走失的孫兒。兒子曾在一家茶葉店裏站櫃，孫兒已是這校裏的三年級生了。

每遇空閒的當兒，他喜跟先生們攀談，一個異鄉人可以從他底嘴裏聽到不少關於這鎮上的往事。但一問起他底身世，他那雙有神的眼睛就潛潛地滴下淚珠，嗚咽他嘆息着說：

「唉……先生！我命苦，我……」

這樣一句含着無限辛酸的說話，聽了使人感到萬分的淒涼，我們都同情地安慰着他：

「席老兒，你不必悲傷，這是人世間強求不來的事，你不是有着不少的錢嗎？你該休息了，平常買點好東西吃，你這麼大年紀不值得再多勞心勞力了。」

「先生……唉……我怎麼能離開這裏？這裏就是我底家，這裏的一切雜務瑣事，除了我，調個生人是不行的。而況……我

並沒有多錢。」他用那顫抖的手揩拭去額上的淚痕。

「錢不要看得太重，你已是這麼大的年紀了。」

「我……我留着給我的孫兒。」他搖搖頭，當他驚然記起他底孫兒已走失了時，他又哽咽着說：「他給人拐走了，我一定會把他找回來的。」

「席老兒，你底孫兒是一定可以回來的，你放心，他非常聰明，他讀書的成績很好，我們挺喜愛他，他不會就這麼跟人走了的嗎？」在我們的腦子裏頓時現出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來，孩子底臉上有一雙像他祖父那樣靈敏的眸子，有一張會說話的小嘴，但這孩子已經走失了兩個月了。

「這孫兒是我底命根，現在我什麼都完了，兒子那麼早就病死，唉！先生！天是不講公平的，為什麼我不死呢？」他背轉身用衣袖不住地抹着水汪汪的眼睛。

「你不是還有一個媳婦嗎？」雖然我們曾聽見說他底媳婦前年跟一個稅警私走了。

「噢……她……她已經離開了我。」他似乎不願再和我們講關於她的事，踱着踉蹌的步子走了，這時我們看着他那藍瘦的背影，誰都為這孤獨的老人嘆息着。

是一個風雪的假日，下午，一個孩子來說席老兒病倒在家裏，孩子含糊地說不清他底病因，我們也都沒有留意。

第二天才曉得他患着頭痛的老病，這次因為鼻子裏流血不止，人已昏迷不清了。一整天看不見老人龍鍾的影子，學校裏像失了什麼一樣。當那營工生硬地敲着鐘時，「喀喀」的聲音，使我們時刻記着這位垂危的老人。

一個同事帶來的消息是「這次不行了！」於是等散了晚學，我們就一起去看他。

走進那間陰暗的矮屋，一陣霉濕氣味沖進鼻子，屋裏的傢具非常簡單，這時在看護他的是他一個這房的老兒。

我們走近床前，已經不認識這位老人了，想不到兩天不見，他竟變成這個樣子。嘴裏不住地呻吟着。半張半開的眼皮裏，那雙靈活的眼珠，已經失了神。我們輕輕地喚着：

「席老兒……席老兒……你現在怎樣？」

他沒有感覺到什麼，依然不住地呻吟着。

「席老兒……你好嗎？……難過嗎？」

仍舊是用呻吟來代替他底回答。

「請過先生嗎？」我們轉過身去問他底姪兒。

「沒有，先生，他不肯，他說又要花錢。」那人二十多歲的樣子，看上去倒是誠實的。

「給他請東街的沙先生吧！」但我看那病狀，就是請了醫生怕也沒有希望的。

「唔……好的。」那人低下頭。

於是我們就默默地凝視着這位躺在床上的老人。

「寅兒……我底乖孩子，你回來吧！……他驚地像清醒的樣子，喚着他孫兒的乳名。他的眼睛裏似乎已感到有許多人在他面前，滯滯地把他看了半天，才慢吞吞說：『是校裏的先生吧？……謝謝你們！……唉！我是不行了！……』」

「替你請沙先生來看看，不要你花錢。你放心，你這病不要緊。」我們聽着他突然清醒了，大家都一喜。

「唔……不必吧！……這是老病……」寅兒呢？他搖搖頭，但又似乎想掙扎着坐起來，可是不久又昏迷過去了。

這時我們每個人底心裏都非常淒酸，看着他那焦枯的面容，聽着那不斷的呻吟，誰都說不出什麼話。默默地踏着雪回校時，天已黑了。

過不了兩天，這位孤獨可憐的老人就離開了人世。身後的一切都是他身前自己早就辦妥了的。據一些人說，他拿出藏着的幾百塊錢給了送終的姪兒，但始終念念不忘的是他底孫。不久，在鎮西街頭的荒塚裏多了一座新墳，在那裏，席老兒永遠地睡着了。

冬天的傍晚，我們常從那長長的石板街的東頭踱到西頭，偶爾走到那黑黢的荒塚邊，卻從沒有找到過席老兒的新墓，每回總是帶着淒然的情緒回來。

戚家墩的海濱浴場 章問冰

戚家墩在滬杭公路金山嘴站和金山衛站的中間。坐汽車經過的時候，向着海邊一望，可以看到一塊大門框，矗立在公路邊上。門框上有中文和英文的招牌。中文是「戚家墩海濱浴場」。大門的兩旁，用有刺的鐵絲籬笆圍着。籬裏有一長排面向西南的平房，屋後面有十多隻大水箱擺在架上，齊着屋脊。這裏的裝置是很有點西洋風的。

當我下了公共汽車的時候，已經有五六輛黑牌小汽車停在大門內的草地上上了。

這一長排的屋，用稍短的木板牆做十九間；其中十三間是更衣室；三間打統，當做公共食堂，還有三間是睡房、貯藏室和廁所。廁所是另外附在屋的右角邊的。

每間更衣室的後壁當中，是玻璃窗，有藍的窗簾布。窗右邊有蓮蓬形的噴水龍頭，接着屋後的盛着淡水的大水箱，人們站在一角鋪好鉛皮的地上，可以把海水浴過的鹽汁的身體沖洗。這前面也有一塊大的白布幔，可以隨意收放。窗左邊有一架玲瓏的鐵面架侍候着，有面盆毛巾，有漱口杯，還有盛在鉛皮盒子裏的香肥皂。從裏面走出二步，就是一張方桌，蓋着一塊雪白的布毯；四張圓的藤椅圍着桌子。左右兩壁前面各有小型的衣廚一架。一排房門全是玻璃的，所有板壁的顏色都是藍藍翠翠

的白漆。坐在房裏，好像浴在爽朗、明快、潔淨的月光裏。據招待的人說，如果要長住在這裏避暑，還可以添一二張鐵床。

長屋前面一片綠草的毯子，有點斜坡形；看到下面一片綠綠茫茫，連接天邊的海，這草地像是一座小山脈。草地上還有五六座圓篷，幾頂大傘。

四根細木棍，支撐着一個有頂的方框子，上面綁着一塊粗條的紅白或者藍白相間的布帳，這就是一座簡便而又好看的帳篷了。裏面也有一張方桌和四張或五、六張的藤椅。

至於大傘，是一根直柱，上面也罩着紅白或者紅藍相間的圓幕形的布幔，這更簡便，可以收藏，可以隨自己歡喜移到別地方去。這種大傘也可以遮住三、四張藤椅。但人們都是穿着游泳衣，坐臥在綿密而柔軟的綠草毯上的吃麵包，吃點心，喝啤酒的時候，也把草地當做桌子。

今天的天氣真正好，碧藍的天，漂着幾片白雪，渾濁的黃泥似的海波上，翻着萬朵光芒四射的銀花，一簇一簇，好似滿天星斗。遊客們大都是外國人，男的女的，都已換好游泳衣，結纒下海去了。不過也有兩位中國小姐，雜在他們一淘。

男的都只留一條剛剛把屁股包轉了的短褲子；有些渾身生着黑茸茸的捲毛，幾乎看不出皮膚來，胸口好像掛着一蓬鬍鬚，身體都很強健，肌肉在各部分一小塊一小塊的突起，結實而且雄糾糾的。女的，多穿了一件背心，她們同魚一樣溜到海裏去。

小孩們是更逗人歡喜的，他們戴着小小的白運動帽，同小艇那樣唧唧答答的跳下海去。

波浪像千千萬萬的兵馬在奔騰着。下去四五十個人，在浩淼的海浪裏，只看到零零落落的十多個人了。有幾個會游泳的，在稍遠的地方「朋尺朋尺」打着大水花；不會游泳的，迎着波浪，試探着走到水深處，有的只把頭露在水面上，有的讓波浪在胸口、腹部、大腿間漂動。他們發狂地呼嘯着：「呵——噫——」舞着手，顛着腳。不會游泳的看了這邊「朋尺朋尺」打着水花的，羨慕起來，揀個水淺的地方，兩手按着沙灘，也用兩腳「朋尺朋尺」的把水浪敲出滿朵浪花來。

「哈……」他們成功了，開心了。

「朋尺朋尺朋尺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

這邊正「朋尺」得熱鬧，忽然那邊有一種粗大宏亮的夾着尖銳輕快的笑聲傳過來。

所謂那邊，也是一個淺水灘，走過去只要二十多步。有一對年輕的西洋男女男的捧着四手心的水，一股勁兒潑過去，潑得她滿臉是水珠。

「哈哈——」他就仰臉拍着手：

她手，在水面上，一個橫劈，水沫就沙的飛了過來，接連又是三四下，但是她沒有劈着他，他却又潑了她滿頭淋漓。她蹲下

身，抓了一把泥沙，猛力一擲，沙的一聲，他趕忙閉着眼睛，兩手向前一撲，滿臉滿胸滿布着黃斑了。

「格格格格……」她得勝了，肩膀急速地抽動着。

現在已有許多人溼淋淋地回到岸上來了。

鐵絲籬笆外面，圍滿了許多看新奇的人。滿臉蚯蚓的黑炭老頭，包着青底白花的包頭布，穿着寬大得像袈裟那樣的青粗布破衣的舊嘴老太婆；穿着花色本廠布衣的泥腿的大姑娘；光是一條黑短褲子的小夥子都有，但最多的是烏油油黑秋秋的身子，幾根憂愁苦痛的線條刻劃在臉上的中年人。他們好像剛從鹽場裏和稻田裏，特地跑來見識見識這個有趣的玩意兒，這些好看而又舒適的排場和這些新奇的打扮的。

一媽，唏唏，難為情死哩！裏面有一個小姑娘對她旁邊的四十多歲的女人羨慕地喊着：

「噴噴噴！小夥子也太瞪瞪地看呆了。」

「哦，他們的小夥子，多少白胖，多少有趣！」這是黃焦焦的

中年婦人說的。

「嘿，他們吃得補，穿得好，我們苦人家，做一年也不夠他們一頓吃罷！一老頭子雖然有點恨恨，但多半也是羨慕的口吻。」

「我們苦得要命，他們未開心死了，不知怎麼弄的！」這是些中年人們的議論。

這被鐵絲籬笆特別劃出來的浴場，在這鄉村裏，的確是從天上懸空掉下來的一個特殊的區域。裏面這些人的體態、相貌、說話、服裝、舉動，和籬笆外面的人是完全不同的。

末次公共汽車，在大門口「嘟嘟」地催促着，我急急地上了車。我坐在車窗上，不忍離開似地儘向浴場那邊張望。那些有刺的鐵絲籬笆外面的鄉人，那一雙一雙的羨慕的眼光，那些醜陋的衣裳，那些多筋而僵硬的手腳，骯髒乾瘦的身體，死過一樣的悲苦的臉相，使我永遠記念着，不忍離開他。

到了家，覺得稍稍有點疲倦，就躺倒在床上。

那些嘻嘻哈哈「朋尺朋尺」的作樂，和鐵絲籬笆外面伸着脖子的驚奇的神情，悲慘的臉相，慢慢地又在我的眼前閃映了。我儘是在這些人們身上思索，思索，想求出一個究竟來。

突然的，那有刺的鐵絲籬笆給外邊的人推倒了，他們也都換上了游泳衣，「朋尺」「朋尺」地在海裏玩着樂。

「我們工作完了，我們休息的時候，這裏就是我們大家玩樂的地方！」海裏轟起這一陣勝利的、愉快的、偉大的、和潮聲一樣洶湧的聲音。

壯士們！準備

福建龍溪
崇正中學

浴波

壯士們！

錦繡的山河變色了！

東北的同胞急得我們去拯救，
我們還能留戀甜蜜的夢鄉嗎？

壯士們！

整我戎服，托也桿槍，裝好子彈，插上刺

準備，準備向敵人衝去。

雖有堅船利砲，

勝不過我們的熱血和頭顱。

壯士們！準備，

準備向敵人衝去；

誰是我們的敵人？

破壞我們領土的完整，

打擾我們家園的安寧，

殺戮我們親愛的同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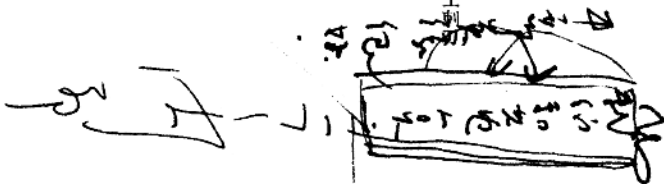
壯士們！

錦繡的山河變色了，

東北的同胞急得我們去拯救，

我們趕快準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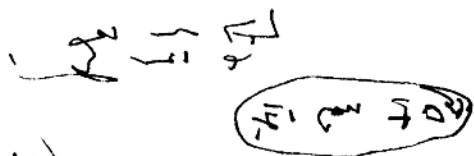
準備向敵人衝去。



黃河

山東膠縣
張文麟

黃河一到秋天，
生的病真是奇怪，
肚子一天天高漲起來，
無端地漲破肚皮，
黃水滾滾，
流向南北東西！
毫無遮欄：
千百條大堤一掃成空，
鐵橋也冲斷了，有如腰斬！
一個巨浪聯一個巨浪，
吞沒一個村莊，又一個村莊；
高樹都露不出頭，
人都變成游魚不知去向！



這揚水遺出多少無歸的人，

集合成一個逃生的大羣；

望一望遠遠的天涯，將往那裏走？

前面橫着一條飢寒之路！

謁李左車墓

河北晉
周季素

蔓草荆棘掩沒了荒徑，

殘陽悲風裏來謁將軍之墓。

叱咤風雲會變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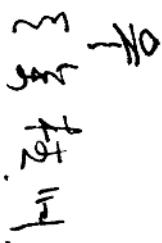
匈奴胡虜震懾你的威風！

如今，踏遍荒原，看不見你的墳容，

只在蒼茫中愁對着孤塚。

嘆一聲：

「將軍戰馬今何在？
野草開花滿地紅。」



編輯後記

本誌循例停刊了兩個月，這兩個月中所發生的重要事情，在本期中大略都有文章談到。偉大的文學家高爾基的逝世，激動了全世界的大眾。本誌由狄福先生特撰一文，算是我們對於這位巨匠的紀念。而本誌連續刊載的他的小說「人間」也成為更有意義的讀物，足以吸引讀者諸君의 注意。

在國內，章太炎先生的逝世也引起一般人的悼惜。他在學術上有怎樣的功績，在清末革命家中佔怎樣的地位，讀者諸君或許知道得不很詳細。我們特請宋雲彬先生撰文一篇，講到這一些，也就作為對於章先生的紀念。

西班牙叛軍起事，希圖顛覆政府，這是目前世界的一件大事，不只是西班牙國內的政爭而已。看了彬然先生的文字，就可以參透此中消息。

上月的世界運動會鼓起了全世界人的熱烈情緒，我國的報紙也用很大的篇幅刊載關於該會的消息。本期有遂之先生的一篇文字，敘述有系統而多趣致，讀了可以知道該會的大概。我們親見許多青年當該會開會期間，每天等着當天的報紙，一到手便去讀「世運」的消息，看見我國的選手終於無分不禁恨恨連聲，如受大辱。我們勸青年不必作這種態度，在大多數人爲了飢寒交迫致身體不像人樣的今日的我國，即使出了幾個得到滿分的「運動明星」，也並不是什麼可喜的事情。「運動明星」不一定要有，而我國一般人的身體必得要強健。要做到這一層，我們要知道這不只是體育的問題。

劉薰宇先生好久沒有給本誌作文章了，從本期起，將連續刊載他的一篇馬先生計算學，讀者諸君一定感到歡喜。他的文章是這樣的富於趣味，即使平時不很歡喜理科的青年，讀了劉先生的文章，想來也會漸漸地樂於親近數學吧。

周其勳先生的對中學生談學英語本是「教育播音」的演講稿，讀者諸君或許已經聽過。現在讀他的原稿，可以理解得更爲親切。